

原

詩

原詩卷三

外篇上

嘉善葉 變星期

五十年前詩家羣宗嘉隆七子之學共學五古必漢魏七古及諸體必盛唐於是體裁聲調氣象格力諸法著爲定則作詩者動以數者律之勿許稍越乎此又凡使事用句用字亦皆有一成之規不可以或出入其所以繩詩者可謂嚴矣惟立說之嚴則其途必歸於一其取資之數皆如有分量以限之而不得不隘是何也以我所製之體必期

合裁於古人稍不合則傷於體而爲體有數矣我
啓口之調必期合響於古人稍不合則戾於調而
爲調有數矣氣象格力無不皆然則亦俱爲有數
矣其使事也唐以後之事戒勿用而所使之事有
數矣其用字句也唐以前未經用之字與句戒勿
入則所用之字與句亦有數矣夫其說亦未始非
也然以此有數之則而欲以限天地景物無盡之
藏并限人耳目心思無窮之取卽優於篇章者使
之連咏三日其言未有不窮而不至於重見疊出
者寡矣夫人之心思本無涯涘可窮盡可方體每

患於局而不能攄局而不能發乃故囿之而不使之攄鍵之而不使之發則萎然疲繭安能見其長乎故百年之間守其高曾不敢改物熟調膚辭陳陳相因而求一軼羣之步跼蹐之材蓋未易遇矣於是楚風懲其弊起而矯之抹倒體裁聲調氣象格力諸說獨闢蹊徑而栩栩然自是也夫必主乎體裁諸說者或失則固盡抹倒之而入於瑣屑滑稽隱怪荆棘之境以矜其新異其過殆又甚焉故楚風倡於一時究不能入人之深旋趨而旋棄之者以其說之益無本也近今詩家知懲七子之習

弊掃其陳熟餘派是矣然其過凡聲調字句之近乎唐者一切屏棄而不爲務趨於與僻以險怪相尚目爲生新白負得宋人之慥幾於句似秦碑字如漢賦新而近於俚生而入于澁真是大敗人意夫厭陳熟者必趨生新而厭生新者則又返趨陳熟以愚論之陳熟生新不可一偏必二者相濟於陳中見新生中得熟方全其美若主於一而彼此交譏則二俱有過然則詩家工拙美惡之定評不在乎此亦在其人神而明之而已

陳熟生新二者於義爲對待對待之義自太極生

兩儀以後無事無物不然日月寒暑晝夜以及人事之萬有生死貴賤貧富高卑上下長短遠近新舊大小香臭深淺明暗種種兩端不可枚舉大約對待之兩端各有美有惡非美惡有所偏於一者也其間惟生死貴賤貧富香臭人皆美生而惡死美香而惡臭美富貴而惡貧賤然逢比之盡忠死何嘗不美江總之白首生何嘗不惡幽蘭得糞而肥臭以成美海木生香則萎香反爲惡富貴有時而可惡貧賤有時而見美尤易以明卽莊生所云其成也毀其毀也成之義對待之美惡果有常主

平生熟新舊二義以凡事物叅之器用以商周爲寶是舊勝新美人以新知爲佳是新勝舊肉食以熟爲美者也果食以生爲美者也反是則兩惡推之詩獨不然乎舒寫胸襟發揮景物境皆獨得意自天成能令人永言三歎尋味不窮忘其爲熟轉益見新無適而不可也若五內空如毫無寄托以勦襲浮辭爲熟搜尋險怪爲生均爲風雅所擯論文亦有順逆二義并可與此叅觀發明矣

詩家之規則不一端而曰體格曰聲調恒爲先務論詩者所爲總持門也詩家之能事不一端而曰

蒼老曰波瀾目爲到家評詩者所爲造詣境也以
愚論之體格聲調與蒼老波瀾何嘗非詩家要言
妙義然而此數者其實皆詩之文也非詩之質也
所以相詩之皮也非所以相詩之骨也試一一論
之言乎體格譬之於造器體是其製格是其形也
將造是器得般倕運斤公輸揮削器成而肖形合
製無毫髮遺憾體格則至美矣乃按其質則枯木
朽株也可以爲美乎此必不然者矣夫枯木朽株
之質般輪必且束手而器亦烏能成然則欲般輪
之得展其技必先具有木蘭文杏之材也而器之

體格方有所托以見也言乎聲調聲則官商叶韻
調則高下得宜而中乎律呂鏗鏘乎聽聞也請以
今時俗樂之度曲者譬之度曲者之聲調先研精
於平仄陰陽其吐音也分唇鼻齒齶開閉撮抵諸
法而曼以笙簫嚴以鼙鼓節以頭腰截板所爭在
渺忽之間其於聲調可謂至矣然必須其人之發
於喉吐於口之音以爲之質然後其聲繞梁其調
遏雲乃爲美也使其發於喉者啞然出於口者颯
然高之則如蟬抑之則如蚓吞吐如振車之鐸收
納如鳴竈之牛而按其律呂則於平仄陰陽唇鼻

齒齟開閉撮抵諸法毫無一爽曲終而無幾微愧
色其聲調是也而聲調之所麗焉以爲傳者則非
也則徒恃聲調以爲美可乎以言乎蒼老凡物必
由穉而壯漸至於蒼且老各有其候非一於蒼老
也且蒼老必因乎其質非凡物可以蒼老槩也卽
如植物必松柏而後可言蒼老松柏之爲物不必
盡千霄百尺卽尋丈楹檻間其鱗鬣夭矯具有凌
雲磐石之姿此蒼老所由然也苟無松柏之勁質
而百卉凡材彼蒼老何所憑藉以見乎必不然矣
又如波瀾之義風與水相遭成文而見者也大之

則江湖小之則池沼微風鼓動而爲波爲瀾此天地間自然之文也然必水之質空虛明淨坎止流行而後波瀾生焉方美觀耳若汙萊之瀦溷厠之溝瀆遇風而動其波瀾亦猶是也但揚其穢曾是云美乎然則波瀾非能自爲美也有江湖池沼之水以爲之地而後波瀾爲美也由是言之之數者皆必有質焉以爲之先者也彼詩家之體格聲調蒼老波瀾爲規則爲能事固然矣然必其人具有詩之性情詩之才調詩之胸懷詩之見解以爲其質如賦形之有骨焉而以諸法傳而出之猶素之

受繪有所受之地而後可一一增加焉故體格聲調蒼老波瀾不可謂爲文也有待於質焉則不得不謂之文也不可謂爲皮之相也有待於骨焉則不得不謂之皮相也吾故告善學詩者必先從事於格物而以識充其才則質具而骨立而以諸家之論優游以文之則無不得而免於皮相之譏矣虞書稱詩言志志也者訓詁爲心之所之在釋氏所謂種子也志之發端雖有高卑大小遠近之不同然有是志而以我所云才識膽力四語充之則其仰觀俯察遇物觸景之會勃然而興旁見側出

才氣心思溢於筆墨之外志高則其言潔志大則其辭弘志遠則其旨永如是者其詩必傳正不必斤斤爭工拙於一字一句之間乃俗儒欲炫其長以鳴於世於片語隻字輒攻瑕索疵指爲何出稍不勝則又援前人以證不知讀古人書欲著作以垂後世貴得古人大意片語隻字稍不合無害也必欲求其瑕疵則古今惟吾夫子可免孟子七篇欲加之辭豈無微有可議者孟子引詩書字句恒有錯悞豈爲子與氏病乎詩聖推杜甫若索其瑕疵而文致之政自不少終何損乎杜詩俗儒于杜

則不敢難若今人爲之則喧呶不休矣今偶錄杜

句請正之俗儒然乎否乎如自是秦樓壓鄭谷俗儒

必曰秦樓與鄭谷不相屬壓鄭谷何出○愚公谷口村必曰愚公谷也從無村字

杜撰○叅軍舊紫髯必曰止有髯叅軍紫髯另是一人杜撰牽合○河

隴降王欵聖朝必曰降則欵矣欵則降矣字眼重出湊句○王綱尚旒

綴必曰綴旒○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必曰褒姒是殷

周與夏無涉遺○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必曰蘇武

前軍乎呂○第五橋邊流水皇陂亭北結愁亭

必曰恨水愁亭何○蘇武看羊陷賊庭必曰改牧

庭俱○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芳草必曰鹿皮翁對

錯

○舊諸踈懶叔

必曰懶是嵇康
率阮家不上

○囚梁亦固扁

必曰

固扁押韻何出

○歷下辭姜被關西得孟鄰

必曰姜被孟鄰豈歷下關

西事耶

○處士禰衡俊

必曰禰衡稱俊何出

○斬木火井窮猿

呼

必曰斬木一事火井一事窮猿呼一事硬牽合

○片雲天共遠永夜月

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

必曰言片雲言天言永夜言月言落

日言秋風二十字中重見疊出無法之甚

○永負蒿里餞

必曰蒿里餞何出

不見杏壇丈

必曰函丈耶可單用丈字耶抑指稱孔子耶

○侍祠惡先

露

必曰惡先露不成文費解

○涇渭開愁容

必曰涇渭亦有愁容耶

○氣

劇屈賈壘目短曹劉牆

必曰屈賈壘曹劉牆何出

○管寧紗帽

淨

必曰改皂爲紗取叶平仄杜撰

○潘生驟閣遠

必曰散騎省日驟閣有出否

○豺遘哀登楚

必曰王粲七哀詩豺虎方遘患登荆川按五字何異蛙翻白出淵耶

○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

必曰楚星蜀月西霧何出○孔子

釋氏親抱送

必曰杜撰俗極○傾銀注玉驚人眼必曰銀瓶耶玉

盟耶杜撰不成文且俗

○郭振起通泉必曰郭元振去元字何據○嚴家

聚德星

必曰簡嚴遂州以聚德星屬嚴家則一部千家姓家家可聚德星矣○把文

驚小陸

必曰小陸何人耶○師伯集所使必曰據若指陸雲何出

風伯也杜撰極

○先儒曾抱麟必曰卽泣麟耶抱字何出○修文將管

輅必曰修文非管輅事

○莫徭射雁鳴桑弓必曰桑弧曰桑弓有出否○

悠悠伏枕左書空

必曰左字何解○只同燕石能星隕必曰

隕石也稱燕石何出

○涼憶峴山巔必曰峴山涼有出乎○名叅漢

望苑

必曰博望苑去博字何出

○馮招疾病纏

必曰左思詩馮公豈不偉自首

不見招曰馮招可乎以疾病屬馮尤無謂

○韋經亞相傳

必曰韋玄成稱亞相有出

否

○舌存耻作窮途哭

必曰不是一事牽合

○投閣爲劉歆

必曰劉歆子棻事借叶韻可乎

○嫌疑陸賈裝

必曰馬援意苒嫌疑陸賈裝有何嫌

疑○穀貴沒潛夫

必曰王符以穀貴沒乎

以上偶錄杜句余

代俗儒一一爲之評駁其他若此者甚多亦何累

乎杜哉今有人其詩能一一無是累而通體庸俗

淺薄無一善亦安用有此詩哉故不觀其高者大

者遠者動摘字句刻畫評駁將使從事風雅者惟

謹守老生常談爲不刊之律但求免於過斯足矣

使人展卷有何意味乎而俗儒又恐其說之不足以勝也於是遁於考訂證據之學驕人以所不知而矜其博此乃學究所爲耳千古作者心胸豈容有此等銖兩瑣屑哉司馬遷作史記往往改竄六經文句後世無有非之者以其所就者大也然余爲此言非教人杜撰也如杜此等句本無可疵今人惑於盲瞽之說而以杜之所爲無害者反嚴以繩人於是詩亡而詩才亦且亡矣余故論而明之詩之工拙必不在是可無惑也

杜句之無害者俗儒反嚴以繩人必且曰在杜則

可在他人則不可斯言也固大戾乎詩人之旨者也夫立德與立言事異而理同立德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乃以詩立言者則自視與杜截然爲二何爲者哉將以杜爲不可學耶置其蠟之可而不能學因置其瑕之不可而不敢學僅自居於調停之中道其志已陋其才已卑爲風雅中無是無非之鄉愿可哀也將以杜爲不足學耶則以可者僅許杜而不願學而以不可者聽之於杜而如不屑學爲風雅中無知無識之冥頑益可哀已然則在杜則可在他人則不可之言舍

此兩端無有是處是其人既不能反而得之於心而妄以古人爲不可之論不亦大過乎

作詩者在抒寫性情此語夫人能知之夫人能言之而未盡夫人能然之者矣作詩有性情必有面目此不但未盡夫人能然之并未盡夫人能知之而言之者也如杜甫之詩隨舉其一篇篇舉其一句無處不可見其憂國愛君憫時傷亂遭顛沛而不苟處窮約而不濫崎嶇兵戈盜賊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盃酒抒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我一讀之甫之面目躍然於前讀其詩一日一日與

之對讀其詩終身日日與之對也故可慕可樂而可敬也舉韓愈之一篇一句無處不可見其骨相稜嶒俯視一切進則不能容於朝退又不肯獨善於野疾惡甚嚴愛才若渴此韓愈之面目也舉蘇軾之一篇一句無處不可見其凌空如天馬游戲如飛仙風流儒雅無入不得好善而樂與嬉笑怒罵四時之氣皆備此蘇軾之面目也此外諸大家雖所統各有差別而面目無不於詩見之其中有全見者有半見者如陶潛李白之詩皆全見面目王維五言則面目見七言則面目不見此外面目

可見不可見分數多寡各各不同然未有全不可見者讀古人詩以此推之無不得也余嘗於近代一二間人展其詩卷自始至終亦未嘗不工乃讀之數過卒未能覩其面目何若竊不敢謂作者如是也

杜甫之詩獨冠今古此外上下千餘年作者代有惟韓愈蘇軾其才力能與甫抗衡鼎立爲三韓詩無一字猶人如太華削成不可攀躋若俗儒論之摘其杜撰十且五六輒搖唇鼓舌矣蘇詩包羅萬象鄙諺小說無不可用譬之銅鐵鉛錫一經其陶

鑄皆成精金庸夫俗子安能窺其涯涘并有未見
蘇詩一斑公然肆其譏彈亦可哀也韓詩用舊事
而間以已意易以新字者蘇詩常一句中用兩事
三事者非騁博也力大故無所不舉然此皆本於
杜細覽杜詩知非韓蘇剗爲之也必謂一句止許
用一事者此井底之蛙未見韓蘇并未見杜者也
且一句止用一事如七律一句上四字與下三字
總現成寫此一事亦非謂不可若定律如此是記
事冊非自我作詩也詩而曰作須有我之神明在
內如用兵然孫吳成法懦夫守之不變其能長勝

者寡矣驅市人而戰出奇制勝未嘗不愈於教習之師故以我之神明役字句以我所役之字句使事知此方許讀韓蘇之詩不然直使古人之事雖形體眉目悉具直如芻狗畧無生氣何足取也

詩是心聲不可違心而出亦不能違心而出功名之士決不能爲泉石淡泊之音輕浮之子必不能爲敦龐大雅之響故陶潛多素心之語李白有遺世之句杜甫興廣廈萬間之願蘇軾師四海弟昆之言凡如此類皆應聲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詩如日月之光隨其光之所至卽日月見焉故每詩以

人見人又以詩見使其人其心不然勉強造作而爲欺人欺世之語能欺一人一時決不能欺天下後世寃之閱其全帙其陋必呈其人旣陋其氣必薄安能振其辭乎故不取諸中心而浮慕著作必無是理也

古人之詩必有古人之品量其詩百代者品量亦百代古人之品量見之古人之居心其所居之心卽古盛世賢宰相之心也宰相所有事經綸宰制無所不急而必以樂善愛才爲首務無毫髮媚疾忌忤之心方爲真宰相百代之詩人亦然如高適

岑參之才遠遜於杜觀甫贈寄高岑諸作極其推
崇贊歎孟郊之才不及韓愈遠甚而愈推高郊至
低頭拜東野願郊爲龍身爲雲四方上下逐東野
盧仝賈島張籍等諸人其地與才愈俱千百之
而愈一一爲之歎賞推美史稱其獎借後輩稱薦
公卿間寒暑不避歐陽修於詩極推重梅堯臣蘇
舜欽蘇軾於黃庭堅秦觀張耒等諸人皆愛之如
已所以好之者無不至蓋自有天地以來文章之
能事萃於此數人決無更有勝之而出其上者及
觀其樂善愛才之心竟若欲然不自足此其中懷

潤大天下之才皆其才而何媚疾忌忤之有不然者自炫一長自矜一得而惟恐有一人之出其上又惟恐人之議已日以攻擊詆毀其類爲事此其中懷狹隘卽有著作如其心術尚堪垂後乎昔人惟沈約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而約之所就亦何足云是猶以李林甫盧杞之居心而欲博賢宰相之名使天下後世稱之亦事理所必無者爾

詩之亡也亡於好名沒世無稱君子羞之好名宜亟亟矣竊怪夫好名者非好垂後之名而好目前之名目前之名必先工邀譽之學得居高而呼者

倡譽之而後從風者羣和之以爲得風氣於是風
雅筆墨不求之古人而求之今人以爲迎合其爲
詩也連卷累帙不過等之揖讓周旋羔雁筐篚之
具而已矣及聞其論則亦盛言三百篇言漢言唐
言宋而進退是非之居然當代之詩人而詩亡矣
詩之亡也又亡於好利夫詩之盛也敦實學以崇
虛名其衰也媒虛名以網厚實於是以風雅壇坫
爲居奇以交遊朋盍爲牙市是非淆而品格濫詩
道雜而多端而友朋切劘之義因之而衰矣昔人
言詩窮而後工然則詩豈救窮者乎斯二者好名

實兼乎利好利遂至不惜其名夫三不朽詩亦立
言之一奈何以之爲壟斷名利之區不但有愧古
人其亦反而問之自有之性情可矣

詩道之不能長振也由於古今人之詩評雜而無
章紛而不一六朝之詩大約沿襲字句無特立大
家之才其時評詩而著爲文者如鍾嶸如劉勰其
言不過吞吐抑揚不能持論然嶸之言曰邇來作
者競須新事率舉補衲蠹文已甚斯言爲能中當
時後世好新之弊勰之言曰沉吟鋪辭莫先於骨
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斯言爲能探得本原此

二語外兩人亦無所能爲論也他如湯惠休初日芙蓉沈約彈丸脫手之言差可引伸然俱屬一斑之見終非大家體段其餘皆影響附和沉淪習氣不足道也唐宋以來諸評詩者或槩論風氣或指論一人一篇一語單辭複句不可殫數其間有合有離有得有失如皎然曰作者須知復變若惟復不變則陷於相似置古集中視之眩目何異宋人以燕石爲璞劉禹錫曰工生於才達生於識二者相爲用而詩道備李德裕曰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皮日休曰才猶天地之氣分爲四時

景色各異人之才變豈異於是以上數則語足以啓蒙砭俗異於諸家悠悠之論而合於詩人之旨爲得之其餘非戾則腐如聾如聵不少而最厭於聽聞錮蔽學者耳目心思者則嚴羽高棅劉辰翁及李攀龍諸人是也羽之言曰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意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卽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夫羽言學詩須識是矣既有識則當以漢魏六朝全唐及宋之詩悉陳於前彼必自能知所決擇知所依歸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道若云漢魏

盛唐則五尺童子三家村塾師之學詩者亦熟於
聽聞得於授受久矣此如康莊之路衆所羣趨卽
瞽者亦能相隨而行何待有識而方知乎吾以爲
若無識則一一步趨漢魏盛唐而無處不是詩魔
苟有識卽不步趨漢魏盛唐而詩魔悉是智慧仍
不害於漢魏盛唐也羽之言何其謬戾而意且矛
盾也彼棟與辰翁之言大率類是而辰翁益覺慙
恍無切實處詩道之不振此三人與有過焉至於
明之論詩者無慮百十家而李夢陽何景明之徒
自以爲得其正而實偏得其中而實不及大約不

能遠出於前三人之窠臼而李攀龍益又甚焉王世貞詩評甚多雖祖述前人之口吻而掇拾其皮毛然間有大合處如云剽竊摹擬詩之大病割綴古語痕迹宛然斯醜已極是病也莫甚於李攀龍世貞生平推重服膺攀龍可謂極至而此語切中攀龍之隱昌言不諱乃知當日之互爲推重者徒以虛聲倡和藉相倚以壓倒衆人而此心之明自不可掩耳夫自湯惠休以初日芙蓉擬謝詩後世評詩者祖其語意動以某人之詩如某某或人或仙或事或動植物造爲工麗之辭而以某某人

之詩一一分而如之泛而不附縛而不切未嘗會
於心格於物徒取以爲談資與某某之詩何與明
人遞習成風其流愈盛自以爲兼總諸家而以要
言評次之不亦可哂乎我故曰歷來之評詩者雜
而無章紛而不一詩道之不能常振於古今者其
以是故歟

原詩卷三終

原詩卷四

外篇下

嘉善葉 變星期

三百篇如三皇五帝雖法制多有未備然所以爲君而治天下之道無能外此者矣漢魏詩如三王已有質文治具煥然耳目然猶未能窮盡事物之變自此以後作者代興極其所至如漢祖唐宗功業炳耀其名王其實則霸雖後人之才或遜於前人然漢唐之天下使以三王之治治之不但不得王并且失霸故後代之詩爲王則不傳爲霸則傳

漢祖唐宗之規模而以齊桓晉文之才與術用之
業成而儼然王矣知此方可登作者之壇紹前哲
垂後世若徒竊漢唐之規模而無桓文之才術欲
自雄於世此宋襄之一戰而敗身死名滅爲天下
笑也

漢魏之詩如畫家之落墨於太虛中初見形象一
幅絹素度其長短濶狹先定規模而遠近濃淡層
次脫卸俱未分明六朝之詩始知烘染設色微分
濃淡而遠近層次尚在形似意想間猶未顯然分
明也盛唐之詩濃淡遠近層次方一一分明能事

大備宋詩則能事益精諸法變化非濃淡遠近層次所得而該刻畫博換無所不極又嘗謂漢魏詩不可論工拙其工處乃在拙其拙處乃見工當以觀商周尊彝之法觀之六朝之詩工居十六七拙居十三四工處見長拙處見短唐詩諸大家名家始可言工若拙者則竟全拙不堪寓目宋詩在工拙之外其工處固有意求工拙處亦有意爲拙若以工拙上下之宋人不受也此古今詩工拙之分劑也又漢魏詩如初架屋棟梁柱礎門戶已具而牕櫺楹檻等項猶未能一一全備但樹棟宇之形

製而已六朝詩始有牕櫺檻屏蔽開闔唐詩則於屋中設幃帳床榻器用諸物而加丹堊雕刻之工宋詩則製度益精室中陳設種種玩好無所不蓄大抵屋宇初建雖未備物而規模弘敞大則宮殿小亦廳堂也遞次而降雖無製不全無物不具然規模或如曲房奧室極足賞心而冠冕濶大遜於廣廈矣夫豈前後人之必相遠哉運會世變使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天也

六朝詩家惟陶潛謝靈運謝朓三人最傑出可以鼎立三家之詩不相謀陶澹遠靈運警秀朓高華

各開境界開生面其名句無人能道左思鮑照次
之思與昭亦各自開生面餘子不能望其肩項最
下者潘安沈約幾無一首一語可取詩如其人之
品也齊梁駢麗之習人人自矜其長然以數人之
作相混一處不復辨其爲誰千首一律不知長在
何處其時膾炙之句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
亭阜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等語本色無奇亦何足
艷稱也

謝靈運高自位置而推曹植之才獨得八斗殊不
可解植詩獨美女篇可爲漢魏壓卷筌篹引次之

餘者語意俱平無警絕處美女篇意致幽眇含蓄雋永音節韻度皆有天然姿態層層搖曳而出使人不可髣髴端倪固是空千古絕作後人惟杜甫新婚別可以伯仲此外誰能學步靈運以八斗歸之或在是歟若靈運名篇較植他作固已優矣而自遜處一斗何也

陶潛胸次浩然吐棄人間一切故其詩俱不從人間得詩家之方外別有三昧也遊方以內者不可學學之猶韋甫而適越也唐人學之者如儲光義如韋應物韋旣不如陶儲雖在韋前又不如韋總

之俱不能有陶之胸次故也

六朝諸名家各有一長俱非全璧鮑昭庾信之詩
杜甫以清新俊逸歸之似能出乎類者究之拘方
以內畫於習氣而不能變通然漸闢唐人之戶牖
而啓其手眼不可謂庾不爲之先也

沈約云好詩圓轉如彈丸斯言雖未盡然然亦有
所得處約能言之及觀其詩竟無一首能踐斯言
者何也約詩惟勿言一尊酒明日難重持二語稍
佳餘俱無可取又約郊居賦初無長處而自矜其
雌霓連蜷數語謂王筠曰知音者稀真賞殆絕僕

所相邀在此數語數語有何意味而自矜若此約之才思於此可推乃爲音韻之宗以四聲八病疊韻雙聲等法約束千秋風雅亦何爲也

李白天才自然出類拔萃然千古與杜甫齊名則猶有間蓋白之得此者非以才得之乃以氣得之也從來節義勲業文章皆得於天而足於已然其間亦豈能無分劑雖所得或未至十分苟有氣以鼓之如弓之括力至引滿自可無堅不摧此在殼率之外者也如白清平調三首亦平平宮艷體耳然貴妃捧硯力士脫靴無論懦夫於此戰慄趑趄

萬狀秦舞陽壯士不能不色變於秦皇殿上則氣
未有不先餒者寧暇見其才乎觀白揮灑萬乘之
前無異長安市上醉眠時此何如氣也大之卽舜
禹之巍巍不與立勲業可以鷹揚牧野盡節義能
爲逢比碎首立言而爲文章韓愈所言光焰萬丈
此正言文章之氣也氣之所用不同用於一事則
一事立極推之萬事無不可以立極故白得與甫
齊名者非才爲之而氣爲之也歷觀千古詩人有
大名者舍白之外孰能有是氣者乎

盛唐大家稱高岑王孟高岑相似而高爲稍優孟

則大不如王矣高七古爲勝時見沉雄時見沖澹
不一色其沉雄直不減杜甫岑七古間有傑句苦
無全篇且起結意調往往相同不見手筆高岑五
七律相似遂爲後人應酬活套作俑如高七律一
首中疊用巫峽啼猿衡陽歸鴈青楓江白帝城岑
一首中疊用雲隨馬雨洗兵花迎蓋柳拂旌四語
一意高岑五律如此尤多後人行笈中攜廣輿記
一部遂可吟詠徧九州實高岑啓之也總之以月
白風清鳥啼花落等字裝上地頭一名日則一首
詩成可以活板印就也王維五律最出色七古最

無味孟浩然諸體似乎澹遠然無縹緲幽淡思致如畫家寫意墨氣都無蘇軾謂浩然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誠爲知言後人胸無才思易於衝口而出孟開其端也總而論之高七古王五律可無遺議矣

王世貞曰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斯言以蔽李杜而軒輊自見矣以此推之世有閱至終卷皆難入纔讀一篇卽厭者其過惟均究之難入者可加功而卽厭者終難藥也

白居易詩傳爲老嫗可曉余謂此言亦未盡然今

觀其集矢口而出者固多蘇軾謂其局於淺切又不能變風操故讀之易厭夫白之易厭更甚於李然有作意處寄托深遠如重賦致仕傷友傷宅等篇言淺而深意微而顯此風人之能事也至五言排律屬對精緊使事嚴切章法變化中條理井然讀之使人惟恐其竟杜甫後不多得者人每易視白則失之矣元稹作意勝於白不及白春容暇豫白俚俗處而雅亦在其中終非庸近可擬二人同時得盛名必有其實俱未可輕議也

李賀鬼才其造語入險正如蒼頡造字可使鬼夜

哭王世貞曰長吉師心故爾作怪有出人意表然
奇過則凡老過則穉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余
嘗謂世貞評詩有極切當者非同時諸家可比奇
過則凡一語尤爲學李賀者下一痛砭也

論者謂晚唐之詩其音衰颯然衰颯之論晚唐不
辭若以衰颯爲貶晚唐不受也夫天有四時四時
有春秋春氣滋生秋氣肅殺滋生則敷榮肅殺則
衰颯氣之候不同非氣有優劣也使氣有優劣春
與秋亦有優劣乎故衰颯以爲氣秋氣也衰颯以
爲聲商聲也俱天地之出於自然者不可以爲貶

也又盛唐之詩春花也桃李之穠華牡丹芍藥之
妍艷其品華美貴重畧無寒瘦儉薄之態固足美
也晚唐之詩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籬邊之叢菊極
幽艷晚香之韻可不爲美乎夫一字之褒貶以定
其評固當詳其本末奈何不察而以辭加人又從
而爲之貶乎則執盛與晚之見者卽其論以剖明
之當亦無煩辭說之紛紛也已

開宋詩一代之面目者始於梅堯臣蘇舜欽二人
自漢魏至晚唐詩雖遞變皆遞留不盡之意卽晚
唐猶存餘地讀罷掩卷猶令人屬思久之自梅蘇

變盡崑體獨創生新必辭盡於言言盡於意發揮
鋪寫曲折層累以赴之竭盡乃止才人伎倆騰蹕
六合之內縱其所如無不可者然含蓄淳泓之意
亦少衰矣歐陽修極伏膺二子之詩然歐詩頗異
於是以二子視歐陽其有狂與狷之分乎

古今詩集多者或數千首少者或千首或數百首
若一集中首首俱佳並無優劣其詩必不傳又除
律詩外若五七言古風長篇句句俱佳並無優劣
其詩亦必不傳卽如杜集中其率意之作傷於俚
俗率直者頗有開卷數首中如爲南曹小司寇作

惟南將獻壽佳氣日氤氲等句豈非累作乎又如
丹青引真絕作矣其中學書須學衛夫人但恨無
過王右軍豈非累句乎譬之於水一泓澄然無纖
翳微塵瑩淨澈底清則清矣此不過澗沚潭沼之
積耳非易竭卽易腐敗不可久也若大海之水長
風鼓浪揚泥沙而舞怪物靈蠢畢彙終古如斯此
海之大也百川欲不朝宗得乎

詩文集務多者必不佳古人不朽可傳之作正不
在多蘇李數篇自可千古後人漸以多爲貴元白
長慶集實始濫觴其中顏唐俚俗十居六七若去

其六七所存二三皆卓然名作也宋人富於詩者莫過於楊萬里周必大此兩人作幾無一首一句可采陸游集佳處固多而率意無味者更倍由此以觀亦安用多也王世貞亦務多者覓其佳處昔人云排沙簡金尚有寶可見至李維禎文翔鳳諸集動百卷外益彼哉不足言矣

作詩文有意逞博便非佳處猶主人勉強徧處請生客客雖滿坐主人無自在受用處多讀古人書多見古人猶主人啓戶客自到門自然賓主水乳究不知誰主誰賓此是真讀書人真作手若有意

逞博擲管時翻書抽帙搜求新事新字句以此炫
長此貧兒稱貸營生終非已物徒見蹴踏耳

應酬詩有時亦不得不作雖是客料生活然須見
是我去應酬他不是人人可將去應酬他者如此
便於客中見主不失自家體段自然有性有情非
幕下客及捉刀人所得代爲也每見時人一部集
中應酬居什九有餘他作居什一不足以題張集
以詩張題而我喪我久矣不知是其人之詩乎抑
他人之詩乎若懲噎而廢食盡去應酬詩不作而
卒不可去也須知題是應酬詩自我作思過半矣

遊覽詩切不可作應酬山水語如一幅畫圖名手各各自有筆法不可錯雜又名山五岳亦各各自有性情氣象不可移換作詩者以此二種心法默契神會又須步步不可忘我是遊山人然後山水之性情氣象種種狀貌變態影響皆從我目所見耳所聽足所履而出是之謂遊覽且天地之生是山水也其幽遠奇險天地亦不能一一自剖其妙自有此人之耳目手足一歷之而山水之妙始洩如此方無愧於遊覽方無愧乎遊覽之詩

何景明與李夢陽書縱論歷代之詩而上下是非

之其規夢陽也則曰近詩以盛唐爲尚宋人似蒼
老而實踈鹵元人似秀俊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
元習而空同近作間入於宋夫尊初盛唐而嚴斥
宋元者何李之壇坫也自當無一字一句入宋元
界分上乃景明之言如此豈陽斥之而陰竊之陽
尊之而陰離之耶且李不讀唐以後書何得有宋
詩入其目中而似之耶將未嘗寓目自爲遙契膺
合則此心此理之同其又可盡非耶旣已似宋則
自知之明且不有何妄進退前人耶其故不可解
也竊以爲李之斥唐以後之作者非能深入其人

之心而洞伐其髓也亦僅髣髴皮毛形似之間但欲高自位置以立門戶壓倒唐以後作者而不知已飲食之而役隸於其家矣李與何彼唱予和互相標榜而其言如此亦見誠之不可揜也由是言之則凡好爲高論大言故作欺人之語而終不可以自欺也夫

從來論詩者大約伸唐而絀宋有謂唐人以詩爲詩主性情於三百篇爲近宋人以文爲詩主議論於三百篇爲遠何言之謬也唐人詩有議論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議論尤多長篇如赴奉先縣詠

懷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無議論而獨以議論歸
宋人何歟彼先不知何者是議論何者爲非議論
而妄分時代耶且三百篇中二雅爲議論者正自
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後人之詩也如言
宋人以文爲詩則李白樂府長短句何嘗非文杜
甫前後出塞及潼關吏等篇其中豈無似文之句
爲此言者不但未見宋詩并未見唐詩村學究道
聽耳食竊一言以詫新奇此等之論是也

五古漢魏無轉韻者至晉以後漸多唐時五古長
篇大都轉韻矣惟杜甫五古終集無轉韻者畢竟

以不轉韻者爲得韓愈亦然如杜北征等篇若一轉韻首尾便覺索然無味且轉韻便似另爲一首而氣不屬矣五言樂府或數句一轉韻或四句一轉韻此又不可泥樂府被管絃自有音節於轉韻見宛轉相生層次之妙若寫懷投贈之作自宜一韻方見首尾聯屬宋人五古不轉韻者多爲得之七古終篇一韻唐初絕少盛唐間有之杜則十有三三韓則十居八九逮於宋七古不轉韻者益多初唐四句一轉韻轉必蟬聯雙承而下此猶是古樂府體何景明稱其音節可歌此言得之而實非

原詩卷四

外篇下

三

二葉艸堂

七古卽景卽物正格也盛唐七古始能變化錯綜
蓋七古直叙則無生動波瀾如平蕪一望縱橫則
錯亂無條貫如一屋散錢有意作起伏炤應仍失
之板無意信手出之又苦無章法矣此七古之難
難尤在轉韻也若終篇一韻全在筆力能舉之藏
直叙於縱橫中旣不患錯亂又不覺其平蕪似較
轉韻差易韓之才無所不可而爲此者避虛而走
實任力而不任巧實啓其易也至如杜之哀王孫
終篇一韻變化波瀾層層博換竟似逐段換韻者
七古能事至斯已極非學者所易步趨耳

燕歌行學栢梁體七言句句叶韻不轉此樂府體則可耳後人作七古亦間用此體節促而意短通篇竟似湊句毫無意味可勿倣也二句一轉韻亦覺局促大約七古轉韻多寡長短須行所不得不行轉所不得不轉方是匠心經營處若曰栢梁體並非樂府何不可效爲之栢梁體是衆手攢爲之耳出於一手豈亦如各人之自寫一句乎必以爲古而效之是以虞廷喜起之歌律今日詩也

杜甫七言長篇變化神妙極慘淡經營之奇就贈曹將軍丹青引一篇論之起手將軍魏武之子孫

四句如天半奇峯拔地陡起他人於此下便欲接丹青等語用轉韻矣忽接學書二句又接老至浮雲二句却不轉韻誦之殊覺緩而無謂然一起奇峯高插使又連一峯將來如何撒手故卽跌下陂陀沙灤石确使人褰裳委步無可盤桓故作畫蛇添足拖沓迤邐是遙望中峯地步接開元引見二句方轉入曹將軍正面他人於此下又便寫御馬玉花驄矣接凌烟下筆二句蓋將軍丹青是主先以學書作賓轉韻畫馬是主又先以畫功臣作賓章法經營極奇而整此下似宜急轉韻入畫馬又

不轉韻接良相猛士四句賓中之賓益覺無謂不
知其層次養局故紆折其途以漸升極高極峻處
令人目前忽劃然天開也至此方入畫馬正面一
韻八句連峯互映萬笏凌霄是中峯絕頂處轉韻
接玉花御榻四句峯勢稍平琬璵遊衍出之忽接
弟子韓幹四句他人於此必轉韻更將韓幹作排
場仍不轉韻以韓幹作找足語蓋此處不當更以
賓作排場重複掩主便失體段然後永歎將軍善
畫包羅收拾以感慨係之篇終焉章法如此極森
嚴極整暇余論作詩者不必言法而言此篇之法

如是何也不知杜此等篇得之於心應之於手有
化工而無人力如夫子從心不踰之矩可得以致
人否乎使學者首首印此篇以操觚則室板拘牽
不成章矣決非章句之儒人功所能授受也

蘇轍云大雅綿之八九章事文不相屬而脈絡自
一最得爲文高致轍此言譏白居易長篇拙於敘
事寸步不遺不得詩人法然此不獨切於白也大
凡七古必須事文不相屬而脈絡自一唐人合此
者亦未能概得惟杜則無所不可亦有事文相屬
而變化縱橫畧無痕迹竟似不相屬者非高岑王

所能幾及也

七言絕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齡李俊爽王含蓄兩
人辭調意俱不同各有至處李商隱七絕寄托深
而措辭婉實可空百代無其匹也王世貞曰七言
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中晚唐主意意工
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斯言爲能持平然盛唐
主氣之說謂李則可耳他人不盡然也宋人七絕
種族各別然出奇入幽不可端倪處竟有軼駕唐
人者若必曰唐曰供奉曰龍標以律之則失之矣
杜七絕輪囷奇矯不可名狀在杜集中另是一格

宋人大槩學之宋人七絕大約學杜者什六七學
李商隱者什三四

七言律詩是第一棘手難入法門融各體之法各
種之意括而包之於八句是八句者詩家總持三
昧之門也乃初學者往往以之爲入門而不知其
難三家村中稱詩人出其槩必有律詩數十首故
近來詩之亡也先亡乎律律之亡也在易視之而
不知其難難易不知安知是與非乎故於一部大
集中信手拈其七言八句一首觀之便可以知其
詩之存與亡矣

五言律句裝上兩字卽七言七言律句或截去頭
上兩字或挾去中間兩字卽五言此近來詩人通
行之妙法也又七言一句其辭意算來只得六字
六字不可以句也不拘於上下中間嵌入一字而
句成矣句成而詩成居然膾炙人口矣又凡詩中
活套如剩有無那試看莫教空使還令等救急字
眼不可屈指數無處不可扯來安頭找脚無怪乎
七言律詩漫天徧地也夫剩有無那等字眼古人
用之未嘗不是玉尺金針無如點金成鐵手用之
反不如牛溲馬溱之可奏效噫亦可歎已

五言排律近時作者動必數十韻大約用之稱功
頌德者居多其稱頌處必極冠冕淵大多取之當
事公卿大人先生高閣扁額上四字句不拘上下
中間添足一字便是五言彈丸佳句矣排律如前
半頌揚後半自謙杜集中亦有一二今人守此法
而決不敢變善於學杜者其在斯乎

學詩者不可忽畧古人亦不可附會古人忽畧古
人麤心浮氣僅獵古人皮毛要知古人之意有不
在言者古人之言有藏於不見者古人之字句有
側見者有反見者此可以忽畧涉之者乎不可附

會古人如古人用字句亦有不可學者亦有不妨
自我爲之者不可學者卽三百篇中極奧僻字與
尚書殷盤周誥中字義豈必盡可入後人之詩古
人或偶用一字未必盡有精義而吠聲之徒遂有
無窮訓詁以附會之反非古人之心矣不妨自我
爲之者如漢魏詩之字句未必一一盡出於三百
篇六朝詩之字句未必盡出於漢魏而唐及宋元
等而下之又可知矣今人偶用一字必曰本之昔
人昔人又推而上之必有作始之人彼作始之人
復何所本乎不過揆之理事情切而可通而無礙

斯用之矣昔人可創之於前我獨不可創於後乎
古之人有行之者文則司馬遷詩則韓愈是也苟
乖於理事情是謂不通不通則杜撰杜撰則斷然
不可苟不然者自我作古何不可之有若腐儒區
區之見句束而字縛之援引以附會古人反失古
人之真矣

原詩卷四終